



~ 16
370
9





史記卷三十九

長樂集章集

卷三十九 上書秦始皇

上書秦始皇 毛本書字在皇字下誤

李斯史記曰自韓使鄭國來開關 此引李斯傳以逐客事

為因鄭國與始自本紀不同孫氏志祖曰逐客之議因終得

不出鄭國鄭國事在始紀初年大事記云是時不耳海國亦

皆也故政言既終乎本紀載于不舉免州後得之矣

臣聞史記述後 余曰新序新序在紀中道上上諫書始皇使

人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六臣本書不有首字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趙主種邑侍是

門 16
370
9

文選旁證卷第三十二

長樂梁章鉅撰

卷三十九 上書秦始皇

上書秦始皇 毛本書字在皇字下誤

李斯注史記曰會韓使鄭國來間秦 此引李斯傳以逐客事

為因鄭國與始皇本紀不同孫氏志祖曰逐客之議因嫪毐

不因鄭國鄭國事在始皇初年大事記云是時不韋專國亦

客也孰敢言逐客乎本紀載于不韋免相後得之矣

臣聞吏議逐客 余曰新序云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始皇使

人追至驪邑得還

昔穆公求士 六臣本昔下有者字

迎蹇叔於宋 史記李斯傳索隱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引括

文選旁證 卷三十二

利
422
9

東京書局
藏書

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游宋故迎之於宋

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史記來作求恐誤索隱云公孫支所謂

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來亦未見所出正義引括地志

云公孫支岐州人支游晉後歸秦

注左氏傳曰晉卻芮丕鄭 芮下當有殺字各本皆脫

此五子者又穆公用之 史記無子字六臣本穆上有而字史

記亦有

并國三十 史記作并國二十而秦本紀言益國十二韓子十

過篇同漢書韓安國傳言并國十四皆不可信惟史記匈奴

傳言八國服秦庶得其實梁氏玉繩曰如荀子仲尼篇言齊

桓公并國三十難二篇言晉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呂

氏春秋貴直篇言晉獻公兼國十九真諫篇言楚文王兼國

三十九說苑正諫篇言荆文王兼國三十同一妄也

注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 胡

公攷異曰此二十一字決非善注攷張儀復相後八年也秦

本紀六國表韓世家並無攻韓宜陽降之之事善烏由為此

語況下方引甘茂伐宜陽而疑書誤若果有此語便是無疑

矣六臣本王作公下同

注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 胡公攷異曰按依史記當

作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八年張儀復相秦伐蜀滅之此

注全爲人所改各本皆同絕非善舊矣

注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 胡公攷異曰此

十六字決非善注考魏納上郡在惠文君十年秦本紀六國

表魏世家有明文善何由爲此語

注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 索隱云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按史記樛里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之地水經江水注云惠王使儀錯等滅蜀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儀錯伐蜀滅之故索隱謂歸功於相注孝王卒 六臣本孝作武是也 此四君者 六臣本作此上四君此尤本者字據史記添却客而弗納 六臣本弗作不下句同史記亦作不有和隨之寶 六臣本隨作氏而陛下悅之何也 然後可 六臣本無何也及可字

則夜光之璧 又而趙衛之女 又駿馬馱馱 又蜀之丹青 史記

則下有是字而字在駿字上趙作鄭馬作良蜀之作西蜀尤本馬改良蜀之改西蜀據史記也

所以飾後宮 六臣本所作可

夫擊甕叩缶 史記藺相如傳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甕以相娛樂集解引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樂也索隱曰甕音缶

而歌呼嗚嗚快耳者 六臣本無呼字史記耳下有目字王氏念孫曰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亦衍

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 注徐廣曰韶一作昭 史記韶作昭下

同梁氏玉繩曰昭有韶音故可通用以韶武與鄭衛並說殊為不倫然出於斯之口無責耳矣

今棄叩在擊甕 六臣本無叩在二字史記叩在在擊甕下元
槩本同尤本據添復倒在上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 六臣本無者字意下有之字

在乎色樂珠玉 又在乎民人 六臣本無珠玉二字史記人下

有也字尤本據添

此非所以跨海內 六臣本所作可

兵彊者則士勇 史記無者字按則字似衍

退而不敢西向 六臣本無向字元槩本同

願忠者衆 史記願上有而字各本皆無

損民以益讐 六臣本校云五臣益作答誤也

而外樹怨諸侯 六臣本外下有以字史記怨下有於字

上書吳王

注惡不指斥言 何校去不字陳同各本皆衍

懸衡天下 注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 漢書鄒陽傳注服虔曰

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固

非論平法也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縱橫之事耳服

釋是也今案李注與顏迥不相同王氏念孫曰如說是也懸

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

畫地而人不犯 漢書無人字恐傳寫脫

注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此蘇林引

或說也漢書注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

不見伏兔也當先引此

救兵不至 六臣本至作止是也漢書作止

注至子襄王無嗣 襄字當作哀尤本不誤

六齊望於惠后 師古曰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
鳩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全氏祖
望曰誅諸呂大臣許立齊王是為惠帝後也已而背之故六
齊怨望耳惠后乃惠後之譌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注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
如涓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 師古曰二說皆非言諸國各有
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

注輒當為禦 輒當作輔各本皆誤
蛟龍驤首奮翼 漢書蛟作交驤作襄師古曰襄舉也

聖王底節修德 五臣底作砥翰注可證
則無國而不可奸 六臣本奸作干漢書無而字
注爾雅曰奸求也 奸當作干各本皆誤

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 又非惡臣國而樂吳民 六臣本無所
以二字民下有也字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漢書王下有之字至作志
注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 六臣本無此十五
字是也此尤增多殊誤

注孟康曰鶚大雕也 師古曰鶚自大鳥而鷺者非雕也
注如涓曰鷺鳥比諸侯鶚比天子 趙氏曦明曰鷺鳥即下文
武力死士喻吳王同黨一鶚自喻如涓說非

然則計議不得 漢書則作而六臣本校云議善作謀恐誤
東襄儀父之後 漢書儀作義師古曰義讀曰儀

注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
其肥盛晉書注以璋為諱 姜氏皋曰今本方言江淮之間曰

泡秦晉或曰臙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愛偉其肥臙謂之臙郭注肥臙多肉也是諱瑋與偉盛與臙與臙並異列子三年大壤訓富足也貨殖傳天下壤壤訓紛錯貌是壤亦有盛義盧氏文昭云諱宋本作偉晉灼注漢書以瑋為諱攷說文亦作諱諱其肥盛間於小兒猶然似亦不為無理迄今江淮人謂質弱力薄為臙亦語之反也說文壤柔土也段氏玉裁曰方言亦取柔意今俗語謂弱曰壤則用諱字是也又晉書注當即是晉灼漢書注蓋傳寫脫譌豈非象新垣等哉 漢書垣下有平字注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 六臣本涉燒二字互易灌章邯 漢書灌作水收弊人之倦 六臣本弊作敝漢書人作民

西楚大破 張氏雲璈曰淮北沛陳汝南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

見史記貨殖傳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漢書注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獄中上書自明

獄中 六臣本作於獄

太子畏之 史記鄒陽傳索隱王劭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夫精誠變天地 史記漢書並無誠字

左右不明 注不敢斥王也 何曰下文皆言為左右所排非避

指斥也左右謂勝詭之徒

而燕秦不寤也 六臣本無而字寤作悟史記亦作悟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六臣本昔下有者字史記玉人作卞

和下同誅作別

李斯竭忠 史記李斯傳云人皆以斯為忠梁氏玉繩曰法言

重黎篇有答或人李斯盡忠之問當時蓋有以為忠者先通

奉公曰潘安仁西征賦謂斯忠而執賢此言竭忠意當與之

同否則失言矣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六臣本陽作佯史記亦

作佯六臣本患下有也字史記漢書亦有東方朔非有先生

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莊子大宗師篇音義箕子名

胥餘易林巽之泰稱箕伯大畜又稱姬伯疑箕姬古通北魏

孝文帝弔比干墓碑又作箕子則省文耳陸通字接輿見高

士傳莊子應帝王篇稱狂接輿逍遙游篇音義又作接輿或

謂論語接輿是與夫子之輿相接非人名殊無據而馮景解

春集又謂接姓輿名引齊有接子為證更未可信也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史記察上有孰字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史記語作諺史記漢書曰下並有

有字凌氏稚隆曰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

注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 上字似不當有余曰

孟康注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

故樊於期逃秦之燕 史記樊上有昔字

以奉丹事 六臣本丹下有之字史記亦有

而慕義無窮也 漢書無而字

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六臣本無於字史記為上有而字

注殆欲誅之 何校殆改君陳同各本皆誤

誠有以相知也 六臣本誠誤作成

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 史記作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漢書無於字

白圭顯於中山 六臣本中山二字重史記亦重

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 六臣本校云善有二文侯

史記漢書並重史記無於字漢書投作賜無以字

剖心析肝相信 史記析誤作折

昔者司馬喜 又范睢摺脇折齒 漢書無者字摺作拉

注尚書呂刑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也 今呂刑無此文王氏鳴

盛曰荆辟疑赦傳荆足曰荆說文刀部無荆字惟足部跽踞

也跽斷足也刀部刖字但云絕也然則荆當作跽刖當作跽

伏生書傳作臙周本紀亦作臙漢刑法志荆罰之屬亦作臙

罰之屬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臙為荆

呂刑有荆周改荆為刖司刑注刖斷足也臙臙義通此臙者

句疑是呂刑古注

挾孤獨之交 史記交作位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史記蹈雍之河作自沈於河索隱引

服虔云雍州之河也王氏念孫曰雍讀為甕謂蹈甕而自沈

於河也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篇作蹈

流之河後人改之也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

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

注申徒狄殷之末世人也 向注亦云申徒狄諫殷不聽而索

隱引韋昭云六國時人按新序節士篇云申徒狄非其世將

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

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

洩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

沈於河韓詩外傳一 所載略同則以為六國時人者近之

注徐衍周之末人也 何校末下添世字陳同各本皆脫胡公

攷異曰漢書顏注引服虔史記集解引烈士傳正有可證

不容身於世 史記漢書無身字 以移主上之心 六臣本主上作人主

注新語曰 胡公攷異曰六臣本上有善曰二字是也下說苑

鄒子說梁王曰上國語泠州鳩曰上同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 六臣本路上有道字漢書亦有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六臣本牛下有於字漢書

無而字

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史記漢書人下有者字史

記素作借借作假

合於意堅如膠漆 史記漢書意作行史記堅如作親於

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 六臣本無而字漢書亦無史記

昔下有者字

注齊人饋女樂 論語饋作歸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後

漢書蔡邕傳注引亦作饋漢書禮樂志作饋師古注同

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 注文子曰子罕也善曰未詳 漢書信

文選卷三十一
作任何校文子改文穎陳同各本皆誤史記作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按呂氏春秋注言春秋子罕殺宋昭公子罕賢
臣安有此事而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諸書並云子
罕逐君擅政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或世爲司城如鄭罕氏
之世掌國政故戰國時亦有子罕得與墨翟相涉耳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六
臣本墨作翟毛本無於字史記漢書骨下有也字按中山靖
王勝傳亦有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
積毀銷骨亦云銷骨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消滅國
亦然也 胡公攷異曰此注各本皆有誤攷史記漢書絕無作
國者恐其並非善注爲合并六臣多所增竄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漢書句首無是以二字霸作伯

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注子臧越人也 史記越人子臧作
越人蒙索隱云未見所出而漢書新序並作子臧與此同張
晏曰子臧或是越人蒙字注人下當有蒙字二字胡公攷異
曰各本皆誤正文自云越人子臧決不當以子臧越人也作
注甚明

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 漢書拘作係辭上有浮字
史記奇作阿

垂明當世 六臣本明作名史記亦作名
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
象管蔡是矣 史記子臧作越人蒙爲讐敵三字作出逐不收
四字漢書昆作兄六臣本兩矣並作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 史記明作義

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 史記侔作稱無比字漢書三

王上有而字亦無比字六臣本有而字

而不悅田常之賢 史記而下有能字六臣本賢下有良字

封比干之後 索隱云後謂子也不知其名按元和姓纂云比

干為紂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

修孕婦之墓 此事無攷書秦誓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剖比

干妻以視其胎據此則封比干之墓即為修孕婦之墓矣

故功業覆於天下 史記覆作復就二字

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史記漢書並無上而字漢書無兩公字

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 六臣本嘉作加史記漢書亦

作加此恐誤

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 漢書無而字史記立作兵

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 史記無而字下句遂字作而卒

二字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梁氏玉繩曰莊子田子方呂覽

知分皆云孫叔敖三為令尹三去令尹荀子堯問亦有三相

楚之語故鄒陽述之史記循吏傳載之他如淮南道應汜論

說苑尊賢雜言並因之然不足信也呂覽高注曰論語云令

尹子文不云叔敖隸釋漢延熹三年叔敖碑取材最博獨不

及三去相事困學紀聞七謂事與子文相類恐是一事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新序子仲作仲子漢書注子仲

陳仲子也索隱亦同按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於陵子仲尚

存乎去孟子已六十年疑非陳仲子也

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 六臣本傲作傲漢書亦作傲史記漢書能上並有誠字

披心腹 六臣本腹作腸

注公孫鞅事孝王 陳校王改公各本皆誤

無愛於士 六臣本愛作變孫氏志祖曰新序作變與上句終

與之窮達意相貫此愛字誤案孫說非也史記漢書皆作愛

李注亦有明文各依其舊可也

則桀之狗 又而跖之客 又何況因萬乘之權 六臣狗作犬漢

書亦作犬史記跖作蹠無何字漢書無而字

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史記燔作

燒湛上燒上各有之字末句作豈足道哉漢書無荆字師古

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

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按論衡語增篇云秦王誅軻九族復

滅其一里此必有所據野客叢書云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軻

得罪秦凡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於世如高漸離變姓名

匿于宋非謂滅其七族云云則以意擬之耳又按劉敞引王

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

王氏念孫曰劉說是也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

固有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為

文則正文內當有荆字若無荆字則應注當云軻荆軻也今

直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原有荆字甚明師古所見

本偶脫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約同

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即用此書

注上至高祖 何校高改曾各本皆誤

以閭投人於道 六臣本道下有路字史記亦有

衆莫不按劍相眄者 毛本脫者字史記衆莫作人無

輪困離奇注離薄基切奇音衣 史記奇作詭師古曰離音力

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此音不知所據

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漢書無何則二字

故無因而至前 史記無而字

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 漢書作雖出

隋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史記祇足結怨作猶結怨

故有人先談注談或爲游 漢書無故字談作游

則枯木朽株 史記則下有以字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史記漢書

今下有夫字漢書賤作羸史記蒙作包索隱曰言蒙被堯舜

之道也

欲盡忠當世之君 漢書無此七字

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 史記神作思六臣本校云

治善作政漢書作欲開忠於當世之君

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 史記襲作有無矣字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史記無之士二字

六臣本校云善無也字

獨化於陶鈞之上注比之於天也 師古曰陶家名轉者爲鈞

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御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

轉象天也張晏說非余曰崔浩漢書音義以鈞制器萬殊故

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史記兩乎字並作於

史記漢書辭並作亂

任中庶子蒙嘉之言 漢書無嘉字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
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案李注與顏迥不相同李引
戰國策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有嘉
字明甚攷史記此文正有嘉字為文選所出合諸戰國策姓
蒙名嘉確無可疑師古所見漢書誤脫嘉字遂為蒙者庶子
名之說當依此正之

以信荆軻之說 六臣本校云善無以字漢書無之說兩字
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 六臣本文下有王字史記漢書並
有漢書無而字

秦信左右而亡 史記句首有故字亡作殺然荆卿刺秦王不
中則亡與殺皆非也

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義 史記漢書拘攣作攣拘六

臣本義作議是也史記漢書並作議

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漢書於作乎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 六臣本沈下有於字是
也史記漢書沈下並無於字

與牛驥同皁 史記索隱引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
之官其衣皁也然就文義似非解此皁字當如郭璞所云皁
養馬之器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漢書無此七字

注列士傳曰鮑焦 索隱云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
小有不同也

不以私汙義 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漢書砥礪作底厲

史記私作利礪作厲利作欲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史記里作縣曾上有而字然勝母非

縣史記誤也索隱引尸子作孔子事而淮南子說山訓說苑

譚叢篇論衡問孔篇鹽鐵論晁錯篇新論鄙名篇顏氏家訓

文章篇並作曾子與此同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史記墨上有而字按新論及顏氏家訓

載此作顏淵事水經淇水注引論語撰攷識云邑名朝歌顏

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魘墮車惟淮南子作墨

子與此同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

行 史記漢書恢作參史記誘作攝舊作主漢書誘作籠史記

回上有故字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

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史記士下無有字巖藪作巖巖安下有肯字六臣本校云五

臣穴巖作巖穴無者字按巖巖巖穴皆誤

上書諫獵

故力稱烏獲 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 按文子自然篇

云老子曰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是古有烏獲後人慕

之以爲號也

勇期賁育 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並云夏育古猛士也按

國策云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

注 勇士孟賁 困學紀聞八云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

爲姓云古有勇士賁育謬矣

臣之愚暗 史記漢書無暗字

卒然遇軼才之獸 漢書軼作逸

駭不存之地 張氏雲璈曰心志不存留之地謂出於意外下

文內無存變之意存字意同

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漢書無力字六臣本得下有

施字史記難作害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 漢書全下有而字史記

漢書所上皆有之字

猶時有銜楸之變 余曰周遷輿服志鈎逆上者為楸楸在銜

中以鐵為之大如鷄子按師古漢書注楸謂車之鈎心也銜

楸之變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

而況乎涉豐草騁邱墟 漢書無而字墟作虛師古曰虛讀曰

墟史記而況涉平蓬蒿馳乎邱墳

不亦難矣 漢書無亦字劉敞曰亦字不當刊

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漢書無

而字也字史記出下有於字

禍固多藏於隱微 六臣本固作故非也

而發於人所忽者也 史記漢書所上皆有之字

坐不垂堂 注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人也 師古曰垂堂者近堂

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欄瓦案顏說出於樂彥見史記索隱

上書諫吳王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漢書枚乘傳兩者下並有全字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注韓子曰

此見韓子安危篇淮南子汜論訓亦云堯無百戶之郭舜

無置錐之地禹無十人之聚戰國趙策史記蘇秦傳並云堯

無三夫之封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案堯承摯後舜承幕後禹為崇伯鯀子皆有國土故趙策吳注曰此說士無據之詞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今史記蘇秦傳作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以直諫 六臣本以下有置字誤也

願披腹心 六臣本腹心作心腹

上縣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 漢書縣下垂下無之字注臣改計取福 何校去臣字陳同各本皆衍

變所欲為 六臣本所下有以字注猶反掌也 今孟子猶運之掌也

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 又居泰山之安 漢書無上字極字六臣本無極字漢書居上有以字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又而惡其迹 漢書上句作此愚臣之所

以為大王惑也下句末有者字

注孫卿子以為涓蜀梁 六臣本無此八字

欲湯之滄 漢書滄作滄案說文水部滄寒也 部滄寒也玉篇同廣韻十一唐滄寒兒四十一漾滄亦釋為寒

百步之內耳 六臣本句首有乃字漢書作廼字

禍何自來 六臣本句末有哉字

殫極之統斷幹 注極之綆幹 漢書殫作單孟康曰西方人名

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缺斷井幹也五臣統作綆翰注可證何校注中極上添盡字幹上

添斷字陳同皆據漢書注也

始生而蘖 漢書而作如

手可擢而抓 六臣本漢書抓並作拔胡公攷異曰上句搔而絕者橫絕之也此句擢而拔者直拔之也擢訓引不得言引而抓可知也其注末抓壯交切一音乃既引廣雅解上句之搔爲抓而自音之與此句無涉不知者誤認而改之六臣本復據所見爲校語讀者莫察矣善自音注中字其字非正文所有如此者不一而足漢書顏注云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亦自音注中字可證

注 橡樟初生

何校橡改豫陳同各本皆誤

先其未形

六臣本句未有也字漢書亦有

磨礪砥礪

漢書砥礪作底厲師古曰底柔石也厲阜石也

上書重諫吳王

注 漢書曰乘於是復說吳王

顧氏炎武曰枚乘傳上言吳王

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南距羌祚之塞

六臣本祚作笨下同

而并天下是何也 六臣本是作者

而南朝羌祚

史記祚作笨按邛笮武帝時始通此書已云南

朝邛笮故劉敞以爲疑今攷史記南越尉佗傳漢十一年遣

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

害又云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西

南夷傳云南越食唐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又云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又云從

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由是觀之南越地東西萬餘里是

爲蠻夷大長史所謂夜郎滇僑笮諸君長者當未通中國者

或已由南越而列於朝貢也

辟猶蠅蚋之附羣牛毛本牛誤作羊

注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今說文秦下有音字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漢書下作子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六臣本王下有之字

而富實於天子漢書富實作實富毛本實誤作貴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

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注軍一為運漢書軍作運郊作道山

東作東山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

輸雜出貢賦入于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按吳都賦造姑蘇

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

山之府則瓌寶溢目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語蓋本此

注張云錯互出攻張下當有晏字各本皆脫

注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胡公攷異曰錯出

二字當作則獻當作運上注則謂興軍遠行也解作軍之本

此注則謂云云解作運之本各本皆誤

不如山東之府漢書山東作東山無注本書吳都賦亦作東

山按越絕書闔閭且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史記正義謂之

莫釐山即今所稱洞庭東山也

不如海陵之倉姜氏皋曰臣瓚以海陵為縣名有吳太倉海

陵見班志至晉為海陽隋志曰梁置海陵郡唐仍縣南唐改

為泰州然則倉當在此而續漢書郡國志云東陽有長洲澤

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非海陵矣何吳太倉之多也

不如長洲之苑注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錢氏大昕曰王伯

厚謂長洲名縣始於唐武后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謂廣陵之吳非今長洲縣其說信矣然吳自有長洲越絕書闔閭走犬長洲西漢書王莽始建國四年臨淮民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洲又魏武帝對吳使徐詳云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將軍游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左思賦云佩長洲之茂苑則吳之有長洲舊矣按漢志東陽屬臨淮郡續漢志始屬廣陵漢高紀六年以故東陽郡漳郡吳郡五十三縣置劉賈為荆王十二年立吳王濞王荆故地三郡五十三城是王濞之地未嘗有臨淮郡既無臨淮安得有東陽且漢書文穎注曰東陽今下邳也續漢志下邳本屬東海武帝置為臨淮郡留侯世家載下邳為今邳州相距江都幾及千

里前漢亦不屬廣陵國吳王何以置倉於境外耶竊謂續漢志之長洲澤當是地名偶同孤文無證而韋昭注明言在吳東嶽為可據若在東陽當云吳西矣

注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 以上脫吳字漢書注有

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又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 漢書所下有以字心下有也字六臣本吳下有之字

注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 晉書天文志羽林四十五星漢書宣帝紀注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喻若林木之盛羽羽翮鷲擊之意故漢百官表羽林屬郎中令又有羽林令丞羽林騎羽林孤兒羽林期門等秩又鄧通傳以櫂船為黃頭郎注士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黃頭郎此云羽林黃頭郎未詳所出觀正文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者

似言分遣水陸之師也疑羽林黃頭亦當分解

絕吳之饗道 漢書注師古曰饗古餉字

以備滎陽 六臣本校云備善作偏按尤本亦作偏皆誤

三淮南之計 漢書淮南厲王傳文帝十六年立厲王三子王

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

陽周侯賜為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淮南王欲發兵

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相已將兵因

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

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

王堅守無二心故文曰三淮南不負其約也

齊王殺身以滅其逆 注善曰漢書云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

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 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

平齊王乃自殺今此諫書即以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劉

奉世按漢書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

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

當在吳走後一月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饑則是未

饑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

疑此書為後人追加或傳之者增之也

注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王也發兵應吳楚 六臣本菑川

四國作吳楚臨淄吳楚作此謀胡公攷異曰各本皆誤此當

依漢書顏注引作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也發兵應吳楚

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 漢書無今字

弓高宿左右 如淳注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

六十五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六十六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六十七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六十八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六十九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一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二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三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四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五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六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七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八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七十九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一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二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三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四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五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六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七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八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八十九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一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二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三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四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五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六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七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八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九十九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一百 皇天不與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嗚呼

文選列傳卷第三十三

長樂梁章鉅撰

卷三十九下 詣建平王上書

淮南子曰鄒衍至為之降霜 此所引與本書求通親親表

注同初學記事類賦亦引而今淮南子無此文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注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

六臣本校云五臣臺作堂梁書江淹傳亦作堂今本淮南子

覽冥訓告天作叫天

注沈約書曰何校書上添宋字陳同各本皆脫

伏死而不顧者此也 梁書無此字

謂徒虛語 梁書作始謂徒語

注馬遷悲士不遇賦曰馬上當有司字各本皆脫

注今乃知之 今乃當作乃今各本皆倒

少加憐察 梁書察作鑒

側身局禁者乎 六臣本校云五臣乎作也

復為門下之賓 梁書無復字

豫三五賤伎之末 梁書伎作使注云一作伎方氏延珪曰三

五軍術即九宮八卦兵家演為八門中宮大將居之生景開

三門為吉驚死杜休傷五門為凶三則已就之五則使敵人

居之按此即李注引抱朴子之意似不得云賤伎許氏宗彥

曰三五疑即格五漢書虞邱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則三與格

恐無誤理許說恐亦非

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梁書惠作厚顧作眄

注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 今本燕丹子作太子甚喜

自以得軻永無秦憂後曰與軻之東宮

注太子令人奉槃金轉用抵 史記索隱作太子奉金瓦進之

今本燕丹子轉作軻

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 今孟子作

摩頂放踵亦有至義趙注放乎琅邪放乎四海下皆云放至

也其注此處亦云下至于踵是李氏所見本必作致非因致

與放偏傍相涉而誤本書廣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又洞簫

賦注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皆可互證

注言固陋之愚心 陳校心改也各本皆誤

身限幽囿 尤本限誤作恨

是以每一念來 六臣本作每以一念來

注忽然亡生 六臣本亡作忘是也此傳寫誤

泣盡而繼之以血也六臣本及梁書血下並有者字

注則未可以論行六臣本以作與是也各本皆誤

注論衡谷口鄭子真六臣本衡作曰是也各本皆誤

注退則虜南越之君何曰梁書退作次是也各本皆誤

注以丹書之信陳校以上添申字各本皆脫

注積讒磨骨又遠則直生梁書磨作摩遠作古

注補淮陽醫工長六臣本淮陽作譙國醫作監無工字元槩

本工作士案後漢書第五倫傳作淮陽國醫工長續志中尉

下有醫工長注曰主醫藥

彼之二子猶或如此梁書子作才此作是毛本亦作是

至如下官梁書無至字

夫魯連之智六臣本夫下有以字

昭景飲醴 尤本醴下有而已二字誤衍

鵠亭之鬼注行宿高安鵠巢亭列異傳云鵠奔亭六臣本校

云鵠善作鴻按依注疑李作鵠不作鴻也五臣作鵠銑注可

證梁書亦作鵠又案注安當作要水經浪水注云鬱水又逕

高要縣縣有鵠奔亭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訟于交州刺史何

做處其證也林先生曰後漢書王恽傳所載滌亭女子與鵠

亭事相類

注夢見五丈夫倚徙稱无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

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邱命人掘之今

本晏子春秋倚徙作韋廬先公作先君來驚獸作罟而駭獸

悉斷其頭作故殺之斷其頭丈夫邱作五丈夫之邱命人掘

之作公令人掘而求之

交趾刺史周敞 水經泯水注周作何見上
敬因執事以聞 梁書下有此心既照死且不朽八字

奉答敕示七夕詩啟

雖漢在四世 注四世謂漢武帝也 姜氏皋曰漢書禮樂志至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
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
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注三祖謂魏武文明也 三國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
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
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
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張氏雲璈曰未終稱祖孫盛譏
之而此啟及鍾嶸詩品文心雕龍亦承其謬

克諧調露 注調和致甘露也 案此啟答敕示詩故從帝迹多

緒託情風什說來調露二字似係實舉前朝帝製以相比况
始與薰風相對也呂氏春秋有殷湯即位乃命伊尹作大濩
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云云晨露或即調露歟

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孫氏志祖家語疏證云南風之詩鄭
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也正義云王肅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
難鄭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
證正經故言未聞也案今本尸子載此詩見仁意篇而孫星
衍輯尸子引羣書治要於綽子篇載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
民之愠兮二句又非仁意篇

注裴頡集有辯才論 六臣本及尤本頡並誤作詭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

卞忠貞墓 余曰六朝事迹云晉尚書令卞壺葬吳冶城今天

慶觀乃其地後七十餘年盜發其墓尸僵如生鬢髮蒼然爪

甲穿手背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入梁復毀武帝又加修治

宣敕當賜 六臣本校云五臣無當賜字

注廣雅曰貿易也 今本廣雅釋詁二作貿敷也無易字詁按

佩觿敷余益切改也與貿字義正合此或傳寫脫偏旁耳

謹奉啟事以聞 六臣本無事字

啟蕭太傅固辭奪禮

啟蕭太傅固辭奪禮 毛本啟作上禮下有啟字

昉啟 濟注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啟撰者因而錄之何曰六

朝諸集書啟多作君啟君白之語呂說得之按據此則昉當

作君李應與五臣同下君於品庶六臣本校云善作君字是

又昉往從末宦校語同昉字亦應改君其六臣本三字並作

昉者皆誤耳孫氏志祖曰文選槩改書昉者非

注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今孝經聖治章父母下

有日嚴二字宋日本僧裔然所獻鄭注本同近鮑氏以文所

刻古文孝經孔安國傳作是故親生毓之以養父母日嚴無

膝下二字

注然而遂亟之 六臣本無亟字是也別本作極皆衍

卷四十 奏彈曹景宗

臣聞將軍死綏 注綏却也 張氏鳳翼曰綏是執綏之綏言死

於執綏不敢棄也以死制例之可見舊注以綏爲却恐非

注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 王當作當此在韓安國傳

明罰斯在 六臣本斯在作在斯

塗中罕千金之費 六臣本塗作涂

注金城西沂曰塗澗 尤本沂誤作沂脫曰塗二字

淹移歲月 六臣本歲作年

注壯士猶戰不降 六臣本無戰字

猶有轉戰無窮 有當作其六臣本校云善有其字

受命致討 六臣本討作罰

猶應固守三關 余曰郡縣志申州古申國魏文帝分置義陽

縣有三關之塞故平靖關城在縣南七十六里武陽黃峴二

關在安州應山縣界案太平寰宇記義陽山在軍治東五十

步冥阨塞在軍治東南五十五里後魏元英至義陽將取三

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

破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使李華向西關分其兵勢

自攻東關六日而拔進攻黃峴及西關梁將皆走又云呂氏

春秋九塞冥阨其一也左傳大隧即黃峴直轅冥阨乃武陽

平靖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軍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塞嶺軍

東南九十里平靖今名行者坡在軍南七十五里義陽與三

關勢如首尾欲復宛洛必自此地始也

景宗即主臣謹按 注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

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也

六臣本校云五臣無景宗即主四字容齋四筆云漢文帝問

陳平決獄平謝曰主臣張晏注若今人謝曰惶恐文穎注猶

今言死罪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李舍

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書以臣當下讀非也案此與主臣連

讀者無涉安得引漢史所書此彈事三篇一例彈曹景宗以

景宗即主為句臣謹案屬下讀彈劉整昭明刪至整即主臣謹按屬下讀可知彈王源亦以源即主為句臣謹按屬下讀其句讀甚明所以引王隱晉書李注自不誤容齋轉失之趙氏翼曰某即主者乃總結前案以明罪有所歸而下復出已意以斷之主字之義猶言魁首耳如魏書于忠傳御史尉元匡奏曰傷禮敗德臣忠即主謹案臣忠云云又閣官傳御史中丞王顯奏言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云云此兩篇體例相同惟主字下謹案之上俱不用臣字耳

注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 尤本誤刪臣字

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 困學紀聞

八云今本作於踵注無致至也三字按本書上建平王書注引同此惟趙岐作劉熙而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摩頂

放踵與今本同又引趙岐曰放至也據此則今本放字不誤趙岐注亦應有放至也三字翟氏灝曰選注引文兼且趙劉之注今劉注本不傳趙注雖經刪割考其舊本亦但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其放至也三字先見前篇雪宮章而別無致至也之文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放字與今孟子同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亦作放江書任彈兩注同在一書而放與致趙與劉又互異何耶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為劉熙傳寫者譌耳

優劣若是 六臣本校云五臣劣作當

注泝馬督誅 泝馬二字當互乙各本皆誤後奏王源注同

致辱非所 六臣本致作累

奏彈劉整

注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 陳曰守下有脫字各本皆同

是以義士節夫 六臣本無是以二字

常欲傷害 又教子當伯 六臣本常作恒伯作百

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 六臣本無伯字按宋周守忠姬侍類

偶未載綠草之名近尤侗宮闈小名錄亦遺之

范米六斛 六臣本斛作斗案此下文仍作斗

忽至戶前隔箔 六臣本校云善無隔箔二字

突至房中 六臣本房作虛

范問失物之意 又整及母 又來至范屋中 六臣本無物字及

字來下有其字

舉手查范臂 說文又部馭字訓又取也繫傳云舉手查范臂

當用此馭字手部担字注讀檀梨之檀繫傳亦引此文

求攝檢如訴狀 范訴詞止此

輒攝整亡父 六臣本無亡字

分財 又寅亡後 六臣本校云財善作賦寅亡作亡寅

整兄弟未分財之前 六臣本無整字又云善無未字

整規當伯還 六臣本還上有行字

又不分邊 海蛤供止此

今在整處使 范供止此

進責整婢采音劉 胡公攷異曰劉當作列下文並云如采音

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此即采音列也

整兄寅弟二息師利 又整即納受 又今年二月九日夜 六臣

本無整字寅字即作則夜下有云字

范喚問何意打我兒 又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 六臣

本校云善無喚字婢字忠作志

在整母子左右 六臣本母子作子母

實非采音所偷 采音供止此

進賁寅妻范奴苟奴列 六臣本列下有稱字校云善無苟奴

按此尤本添依下文當有

遇見采音 六臣本校云遇善作過

苟奴登時欲捉取 六臣本無時字

仍隨邊歸宅不見度錢 苟奴供止此何曰此下恐有脫誤

稱被奪 六臣本校云稱善作孃

輒收付近獄測治 余曰隋書刑法志梁武帝制凡繫獄者不

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事為隔若人事犯罰違扞不疑

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

升女及老少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湯滿千刻而止即所云收

付測治也

絳應洗之源 六臣本絳作繼

直以前代外戚 翰注前代外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 按

南齊書有明敬劉皇后傳以為道宏孫也父通直即景猷整

當是其後故云前代外戚耳

薛包分財 六臣本校云包善作苞案注皆當作苞

注東觀漢書曰 陳校書改記各本皆誤

注包咸論語注十六卦為庚 今見皇氏論語義疏左氏昭二

十六年傳賈注國語周語韋注並同

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 六臣本所作新無收字

悉以法制從事 又偷車龍牽 又其宗長 六臣本法作付車下

有欄字無其字

奏彈王源

吳興郡中正 趙氏翼曰六朝最重氏族蓋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也然晉宋南齊諸書志於中正之官絕不之及惟新唐書儒學柳沖傳云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晉宋因之休文正攝是官因王滿連姻故列銜舉奏也
升降窳隆 五臣窳作窳銑注可證毛本亦作窳按注引吳都賦窳隆異等賦本作窳說文窳汚衰下也又洿窳下也是凡下皆得謂之窳
姻婭淪雜 何曰宋大明五年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當時

與工商雜戶為婚蓋有明禁後所謂黜之流伍也

臣實懦品 尤本懦誤作儒

風聞東海王源 何曰風聞言事本此

預班通徹 陳曰漢武名徹因改徹侯為通侯連用義未協

而託姻結好 六臣本無結字別本或無好字皆誤

注左傳曰秦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 今傳作余雖與晉出入

余唯利是視蓋述秦人之語此恐語不晰故易二秦字

注世說曰 陳校說改語各本皆誤

判與為婚 六臣本無為字

注漢書音義曰連親媿也 六臣本媿作姻胡公考異曰史記

集解引作婚漢書南越傳注引孟康亦作婚皆與善不同索

隱云連者連姻也恐尤本以彼語校改復錯誤如此耳

源卽主 六臣本卽下有罪字

注魯桓齊穆 何校齊改楚陳同各本皆誤

薰猶不雜 六臣本猶不作不猶

注論語考比識曰 考比當作比考各本皆誤

注禮記曰晉文 何校文改人各本皆誤

注陸雲答兄書曰 何校書改詩各本皆誤

答臨淄侯牋

注典畧曰 杭氏世駿諸史然疑云唐書志藝文稱魚豢魏畧

五十卷並不言有典畧隋志則并魏畧亦無太平御覽直稱

魏典畧焉畧有列傳有純固傳有清介傳有儒宗傳有勇俠

傳有游說傳有苛吏傳有佞幸傳有西戎傳皆與他史題目

不同姚思廉修梁書又稱魏畧知足傳劉勰云陽秋魏畧之

屬江表吳錄之類劉知幾云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

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畧考名責實奚其爽與按此後與

魏太子牋吳季重注又稱魏畧皆一書也

注秉意投脩 三國魏志陳思王傳注引典畧秉意作來意郝

經續漢書引作委意

脩死罪死罪 六臣本不重死罪二字

豈由愛顧之隆 又損辱嘉命 又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 又

至於脩者 魏志注由作獨嘉作來此作也漢作江於作如

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六臣本自作目魏志注亦作目

遑作惶下有駭於二字

體發旦之資 又不復謂能兼覽傳記 又度越數子矣 魏志注

發旦作旦發資作質復謂作謂復子下無矣字

傾首而竦耳又其孰能至於此乎 魏志注竦作聳孰作誰

歸憎其貌者也 尤本憎作增誤

猥受顧錫又然而弟子籍口 又聖賢卓犖 六臣本無然而二

字聖賢作賢聖魏志注錫作賜籍作鉗

脩家子雲 六臣本有善注云子雲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

家按沈氏作詰寓簡云脩宏農華陰人而揚子雲自序云五

世傳一子雄無他揚於蜀而雄又無子蓋子雲為蜀之揚非

華陰之楊也林先生曰唐楊珣碑云叔虞翦珪自周封晉伯

高食采受邑君楊按雄傳其先出周伯僑食采於晉之揚因

氏焉珣碑豈沿德祖而誤耶然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所辨

則脩與雄實同祖皆氏木名之楊雄自序誤耳桂氏馥跋漢

郎中鄭固碑云今攷沛相楊統碑高陽令楊著碑太尉楊震

碑皆脩之先其字亦從木也

若此仲山周且之儔為皆有魯耶 毛本此誤比魏志注儔作

徒為作則耶作乎何曰注言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甫美仲

山甫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按此定是一時誤使

斯自雅量素所畜也 又竊備矇聵誦詠而已 魏志注斯作此

誦詠作歌誦

敢望惠施 魏志注望誤作忘

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魏志注無此十三字余曰

吳曾漫錄云書尾用不宣語始此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說文繁作緜引春秋傳曰可以稱繁旌乎薄波切廣

韻八戈繁姓也左傳殷人七族有繁氏漢有御史大夫繁延

壽班馬字類史記張蒼傳繁君音婆漢書陳湯傳繁延壽蒲荷反蕭望之傳作繁音婆休伯姓自從此

領主簿欽 尤本欽上有繁字非也

車子年始十四注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杜注車

子微者春秋內傳古注輯存引服虔曰車車士微者也子姓

鉏商名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案家語亦云叔孫氏之車士

曰子鉏商疑非此所云之車子姜氏皋曰魏文帝集答繁欽

書曰固非車子侯輔長吟所能逮也是車子為當時之歌者

或亦如搜神記所載之張車子生車間名車子也事又見本

書思元賦注

哀音外激 六臣本音作聲

曲美常均 均古韻字見本書嘯賦注

注亦律調五聲之均也 何校亦改六各本皆誤

注宋均曰長八尺施弦也 此有脫誤於正文無涉

温胡迭唱迭和 向注温胡姓名也按此仍未詳姜氏皋曰温

胡疑是温胡二字本書笙賦先温噦而理氣洞簫賦噦噦胡

以紆鬱皆理氣發聲之意也

注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 胡公攷異曰此有脫誤

所引必禮樂志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云云以

注黃門也今誤甚為集集樂上又脫黃門二字耳

優游轉化 六臣本轉作變

注與左驥等 胡公攷異曰驥當作顛觀下注驥與顛同可見

也顛即顛字今本魏志作願乃誤字耳

注其史炳寤姐益亦當時之樂人 能改齋漫錄云以是知婦

人稱姐漢魏已然張氏雲璈曰似是當日女伎

答東阿王牋

君侯體高世之材 五臣世作俗翰注可證

秉青萍于將之器 黃氏士珣曰注引呂氏春秋以青萍為人

名張升反論與庖丁對舉似皆指人言蓋牋所云者猶言秉

二人所製之器云爾非指為器名也至李太白上韓荊州書

庶幾青萍結綠長價于薛卞之門則直以青萍為劍名矣

注張叔及論曰 叔及當作升反各本皆誤說詳前

答魏太子牋

恩哀之隆 又歲不我與 六臣本隆作降我與作與我

自謂可終始相保 又誠如來命 六臣本保作報誠作試

注爾雅曰尙庶幾也 姜氏皋曰此恐有誤今本爾雅無此文

即廣雅小爾雅均無此訓惟說文尙曾也庶幾也又易小過

釋文書大禹謨傳詩兔爰大東苑柳箋儀禮特牲饋食少牢

饋食禮記檀弓左文十八年傳昭十三年傳各注皆同

伏惟所天 六臣本校云善無伏惟所天蓋傳寫脫耳

休息篇章之囿 六臣本囿作圃

注項代曰 陳校代改岱各本皆誤

注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 案魏文帝集又與

吳質書云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

及而年與之齊

遠近所以同聲 六臣本聲下有也字何陳校添

今質已四十二矣 又不復若平日之時也 六臣本無已字日

作生

時邁齒載 胡公考異曰疑此載當作耄故注引左傳耄老六

臣本所載良注載大也蓋載耄為善五臣不同也又案漢書

孔光傳犬馬齒載讀作耄或季重用彼成文

注尚書曰樓樓謹敬也 六臣本無尚字胡公攷異曰無者疑

脫字耳作尚非也求通親親表注引亦誤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西帶恒山 尤本恒作常非也恒漢諱此牋不當避

注漢書有常山郡 尤本常作恒下文漢書常山郡元氏縣同

皆非此李引班志避作恒也

注背漢之趙 陳校趙改楚各本皆誤

存李齊之流 六臣本校云五臣存作想

女工吟詠於機杼 胡公攷異曰女工當作工女以工女與農

夫偶句也酈食其傳紅女與景帝紀女紅迴乎有別觀善舍

紀引傳較可知矣各本皆誤倒

注爾雅曰科條也 胡公攷異曰爾當作廣此所引釋言文

注後為東郡尉 何校尉上添都字陳同各本皆脫

注顯左右之勤也 五臣顯作願翰注可證

注爾雅曰貿易也 爾當作小各本皆誤此引廣詁文

為鄭冲勸晉王牋

阮嗣宗 余曰世說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

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求文

籍時在表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

時人以為神筆徐氏昂發畏壘筆記云阮籍雖未仕晉而勸

進一牋意存黨篡百喙無詞載之晉史所以誅心也乃郭氏

倫晉紀附籍於阮咸傳中俾與陶潛為一例非至公矣

注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六臣本無此十三字案

此有誤也攷晉書文帝紀司空鄭冲率羣官勸進為景元四

年十月事其時魏帝乃常道鄉公矣無高貴鄉公已久此尤

本所誤添否則高貴當作常道也

注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按此尚書堯典

序及費誓序尚書下當添序字

呂尚磻溪之漁者 晉書文帝紀者下有也字

朝無闕政 晉書闕作糝

榆申以西 水經河水注云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申之

地地理志金城郡之屬縣是也故史記音義曰榆申在金城

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申以西也

禽闔閭之將 林先生曰戰國策蘇子說齊閔王曰雖有闔閭

吳起之將禽之戶內

斬輕銳之卒 晉書斬作虜

注上親臨西園 六臣本園作園是也

是以殊俗畏威 又禮典舊章 又明公宜承聖旨 晉書威作懷

六臣本章作制晉書承下有奉字

則可朝服濟江 六臣本校云五臣無朝字蓋傳寫脫

注迴戈聊指 聊當作邪各本皆誤

今大魏之德 六臣本脫今字晉書今作令是也

登箕山而揖許由 毛本而作以

注吾誰與之為鄰 六臣本無之字是也此引山木篇文

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晉書無此十字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隋王 何校隋改隨陳同

謝元暉注謝眺 何校眺改眺陳同南史謝眺傳云時荊州信

去倚待眺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或以歎喏 五臣歎作嗚銑注可證

况乃服義徒擁 六臣本况作恐南齊書謝眺傳無况字

注言密服義之情也 六臣本無此七字是也

抽揚小善 南齊書南史抽並作搜按說文抽引也後漢書范

滂傳抽拔幽陋

注尙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 書釋文馬曰一介耿介一心

端慤者書疏引王曰亦同公羊文十二年傳何休注一介猶

一槩也而釋文云字又作个音工佐反大學作个釋文又曰

古賀反一讀作介唐石經禮記作介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云

古本作介後漢書杜詩傳及注亦引作介

注周書陰符 今逸周書無陰符篇隋志有周書陰符九卷

故捨耒場圃 南齊書無故字南史故下有得字

注好宮室苑圃之樂 何校圃改圃各本皆誤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 南齊書南史亂作泛六臣本浮作游

注後遷西將軍 陳校西上添鎮字

早誓肌骨 五臣誓作逃翰注逃往也

龍門不見 洪氏楚辭補注引伍端休江陵記南關三門其一

曰龍門

効蓬心於秋實 何曰此用邢昺傳庶子春華家丞秋實語

注韓詩外傳簡王曰 王當作主各本皆誤

楚昭王亡其踣履注無相棄者至趙氏懷玉曰此引韓詩外

傳云云今外傳無此文按此注前引韓詩外傳少原婦人事

以釋簪後引楚昭王事以釋履未必後引亦外傳文賈誼新

書論誠篇載此事而加詳或引賈語而脫載書名耳

到大司馬記室牋

伏承以今月又含生之倫梁書任昉傳無月字合作天

昔承嘉宴又提挈之旨梁書嘉作清五臣挈作契濟注可證

斯言不渝六臣本校云言善本作其

大厦構而相賀五臣賀作歡銑注可證梁書作驩

作物何稱又俊賢翹首梁書作作化翹作驤

注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今外傳無此文

且知非報梁書止此

百辟勸進今上牋

注並任昉之辭也梁書邱遲傳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

注史記曰司馬遷何校去曰字陳同各本皆衍

奉被還命梁書及南史高祖紀命並作令

通人之宏致又匹夫之小節梁書無兩之字

增玉璜梁書南史增並作贈

注尚書中候曰王即田鷄水畔至報在齊古微書引尚書中

候曰文王遊磻溪之水呂望釣其涯王下拜曰乃今見光景

於斯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不若此注之詳

竹書紀年引之亦異

注破左與衆十萬於鍾山陳校興下添盛字各本皆脫

大造玉室梁書玉室作墓閣

雖累繭救宋又居今觀古梁書南史雖下並有復字六臣本

居作以

注說文曰薰黑皴也古典切 表本無此十字是也

注魯班之子 胡公攷異曰子當作号各本皆誤今宋策注号

即號別體也

注則大鐘不可負又况然有音又亦由此也今呂氏春秋自

知篇大鐘作鍾大况作况亦作非由作猶按非字恐誤當據

此訂正

告龍逢之怨又明公據鞍輟哭 梁書南史怨並作寃南史輟

作號

注蕭穎胄建牙陳伐 陳當作東各本皆誤

故能使海若登祇 六臣本祇作祇祇形近此誤添一畫

注孟子曰湯始征自葛 今本葛下有載字

且明公本自諸生至濟必封之俗 南史無此三十七字

驅盡誅之氓 六臣本校云氓善作萌

將使伊周何地 六臣本無將字梁書南史所載並止此

注王暢誅劉表 陳曰當作劉表誅王暢魏志劉表傳注引謝

書甚詳是也各本皆誤

詣蔣公

詣蔣公一首 六臣本公下有奏記二字是也

注有才雋而辟之 六臣本而下有倣儻為志高問掾王默然

後十一字

注濟大怒 六臣本怒下有王默然懼與籍書勸說之十字

注秦階六符經曰 姜氏皋曰案是書隋經籍志已不載惟史

記索隱於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下云應劭引黃帝泰

階六符經也李注或即本此

羣英翹首又下走為首 晉書阮籍傳羣英作英豪下有而

字

子夏處西河之上又鄒子居黍谷之陰 晉書作昔子夏在於

西河之上鄒子處於黍谷之陰六臣本居下有於字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又所以屈體而下之者 晉書無窮居

二字士下有孤居特立四字屈體而三字作禮字

籍無鄒卜之德 晉書籍上有今字德作道

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尤本作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晉書亦同

惟擢作擇胡公攷異曰此尤依晉書改

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晉書稅上有餘字無以避下

七字

注有負薪之憂 負字誤當由欲引曲禮而誤作孟子耳

補吏之召 六臣本召作日此亦尤本依晉書改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文選旁證卷第三十四

長樂梁章鉅撰

卷四十一 答蘇武書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良注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
答按此注是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九引此篇謂出李陵
別傳而劉子元蘇子瞻乃疑為齊梁人偽作誤矣藝文類聚
卷三十載李陵與蘇武書云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
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
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
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
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
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

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
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
達按此所載恐非全文文選本篇注尙有李陵前與蘇子卿
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
故且屈而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
之明也又本書西征賦注及責躬詩注並引李陵與蘇武書
云言爲瑕穢動增泥滓又責躬詩注及燕然山銘注並引李
陵與蘇武書云雷鼓動天朱旗翳日又張茂先詩注繁休伯
牋注並引李陵與蘇武書云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
如子卿者也又孫子荆書注引李陵與蘇武書云陵當謂單
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此皆藝
文類聚所未收惟郭有道碑文注引李陵書曰策名於清時

則書字爲詩字之誤此五字見古文苑所載李陵錄別詩第

六首之末句

薦禰衡表注引作詩尙不誤

藝文類聚卷三十八載蘇武報

李陵書云曩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
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跋於胡塞之地軟朝
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
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
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
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同期誓於
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別斷之
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噐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
不足爲榮况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
捐功名雖尙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照節死難書功竹帛傳

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貶重遺義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並還所贈按本書答盧諶詩注邱希範書注三國名臣序贊注並引蘇武答李陵書云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云云卽此書也又海賦注引蘇武答李陵書云雖乘雲附景不足以比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又博奕論注引蘇武答李陵書云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又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引蘇武答李陵書云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也又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云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

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雁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又本書張景陽雜詩注引蘇武書云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愴愴傷於心亦皆藝文類聚所未收林先生曰唐人省試詩題有李都尉重陽日得蘇屬國書其事他書所不載未知卽所答之書否也

子卿足下 先太常公曰太平御覽引異苑云介之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疑起於此

注緣幘傳鞞注曰 表本無鞞注二字此尤本校補胡公攷異曰依顏注訂之當脫鞞韋昭三字尤所補未是

邊土慘裂 西京賦注引裂作烈
注說文作葭 今說文筍字下無通葭之訓

注毛詩曰駟駟牧馬詩魯頌駟駟牧馬正義云駟駟然腹幹

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顏氏家訓書

證篇云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牧放之牧

故每攘臂忍辱六臣本無每字

出天漢之外六臣本天漢作大漠

注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說文戡殺也引書西伯

既戡黎又戡刺也又土部堪字訓地突也

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翁先生曰李陵答蘇武

書後人謂非陵作又云馬遷代作今按其文排蕩感慨與西

京風氣迥別是固不待言抑又有說者中間一段叙戰事極

詳按武在匈奴十九年常與陵往來其敗其降先後原委豈

有不洞然胸中者乃必待前書未盡始復暢所懷乎陵在匈

奴雖痛漢之負已然觀其與武飲酒自謂罪通於天及置酒

賀武惟自痛不能類武比立政等至匈奴招陵陵止以再辱

為懼未有它語豈在匈奴時反無一語及漢之過而於書中

必相責望耶且陵即怨漢不過及武帝一身與諸帝何與而

乃稱引韓彭諸往事雖當盛怒然亦曾臣漢何至絕棄一至

於此乎揣陵之心其將欲以此速子卿之禍歟况漢之族陵

家本以陵教單于為兵備漢故耳非因其降也今謂厚誅陵

以不死亦與本事相乖此時田千秋為丞相桑宏羊為御史

大夫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霍與上官故善陵烏睹所謂妨

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者哉

况武與陵稱夙善楊惲以南山詩句貽孫會宗遂至大戮而

會宗亦坐免官今連篇怨望萬里相贈其誰不知幼主在上

可為寒心武獨不一思乎是此書必不作於西漢若作於西漢時吾知子卿得書且投之水火泯其蹤跡必不傳至今日矣第前後布置於當日情事段段取用此正作者善以假為真處故自昭明選後鮮不以為陵作而卒難欺諸千百年後也至以此為司馬代之辨白此又非也子長於陵事於任益州一書痛自稱述不必再為剖白况被刑以後此事亦不復深言作李陵傳州州點次便止今復撰此書其意何居將示時人乎則一之為甚不得復自招尤將示後人乎取擬筆之書貽之千百年後信不信未可知何益之有或云六朝高手所為想是明眼也

步卒五千 史記李陵傳云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又云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然

則此步卒即丹陽楚人茅氏坤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以橫挑疆胡何哉

五將失道 注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也按此自指別軍之將汪氏師韓曰步卒五千即當有五將未必即指李廣利公孫敖等人

徒首奮呼 孫氏志祖曰首當作手按古文以首為手見儀禮大射儀士喪禮各注莊子釋文亦曰首本作手爾雅暴虎徒搏疏無兵空手搏之即徒手之謂李注無復甲冑云云似不得其解

而執事者云云 注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孫氏志祖曰執事謂蘇武也張氏雲璈曰此書稱足下稱子卿無緣又稱執事自

以原注為是

子曰申生虛死 陳校子下添犯字各本皆脫

遷處蜀道著青衣 陳校去著字各本皆衍

說文曰菹肉醬也 段曰菹當作醢

吏侵之益怒 六臣本怒作急是也他本皆誤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姜氏臯曰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孟子五百年生一賢其間必

有名世者與此相似而此節周氏廣業孟子四考翟氏灝四

書考異均未採及

二子謂范蠡曹沫也 容齋續筆云二子謂上文賈誼亞父

退舉猶往事也

唯孤恩漢亦負德 論語曰德不孤 學林二引五臣注云

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蓋孤者不報之義

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注孤負也蜀志先主傳曰常恐

殞沒孤負國恩是也此注引論語德不孤似未協凌氏稚隆

曰李陵憤軍降虜罪固莫逃然漢亦不能無失焉惡陵不鄉

貳師而僅與步兵五千人一也疑陵悔不欲行而反止迎軍

之路博德二也既知博德姦詐坐令陵敗而釋之不治三也

誤信公孫敖之言而遂誅其母弟妻子四也然則陵之敗漢

誤之也陵無還心漢激之也疇謂陵獨負漢乎哉

顯居臣土 何校顯改顧陳同各本皆誤

報任少卿書

注為衛將軍 何校軍下添舍人二字陳同見史記任安本傳

各本皆脫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注太史公遷父談也 孫氏志

祖曰漢書司馬遷傳無此十二字刊誤補遺云蓋得其本文

如此遷被刑後乃有此書其父談死久矣知太史公自謂也

牛馬走當作先馬走淮南書曰越王勾踐親執戈為王先馬

走國語亦曰勾踐親執戈為吳王先馬周官太僕王出入則

前驅注如今導引子長自謂先馬走者以史官中書令在導

引之列耳故又云幸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百官表有太

子先馬蓋亦前驅之稱

曩者辱賜書 六臣本賜書作書賜

教以順於接物 漢書順作慎

意氣懃懃懇懇 六臣本作懃懇懃懇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六臣本校云而用善作用

而是也用字斷句而字下屬漢書已有明文李當與之同

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漢書此

作是無第二僕字無之字六臣本罷作疲

是以獨悒悒而與誰語 六臣本無以字與誰作誰與漢書作

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言無知心之人誰可告語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 漢書無

兩者字矣字

注晉陽之孫 胡公攷異曰晉下當有畢字各本皆脫

適足以見笑 漢書見作發

注點辱也 漢書注點汗也本書補亡詩莫之點辱注點與玷

古字通廣雅釋詁三亦云點汗也

注若煩務也 陳校若改苦見漢書顏注引各本皆誤

得竭志意 漢書志作指尤本作至誤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余曰史記太子有兵事任安為北軍使

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

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下安吏誅死

涉旬月迫季冬 六臣本無月字林先生曰漢獄踰冬便得減

死迫季冬者恐其當決不得免也

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 漢書上下重上字無為字

上雍漢書注亦未詳釋案漢書征和元年巫蠱起二年七月

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則任

安之下吏亦是時也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故書

曰從上上雍也史記武紀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

郊封禪書云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

神祠皆聚是也

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漢書無久字為字

智之符也 又義之表也 漢書符作府表作符五臣符亦作府

翰注府聚也與師古說合

而列於君子之林矣 漢書無而字六臣本矣作也

詬莫大於官刑 漢書詬上有而字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注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

未詳 六臣本昔下有者字漢書無同字汪氏師韓曰史記孔

子始至衛即適陳後又至衛過宋適陳論語衛靈公問陳明

日遂行在陳絕糧孔子三至衛皆適陳其見南子在畏匡還

衛之後時去適宋又去適陳家語所云適曹恐是適宋之誤

司馬書固無誤也

同子驂乘注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 史記趙世家趙談傳並改爲同高祖功臣表新陽侯呂談王子表用侯劉談並作譚字皆避父諱然亦有不避者如晉世家中再見惠伯談李期傳中再見韓談司馬相如傳因斯以談滑稽傳談言微中又各未避則疑爲後人追改耳

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六臣本及漢書無以字漢書無有字而字况下無於字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 漢書無

廷字六臣本豪上有之字

注史記履貂曰履貂卽勃鞞後漢書宦者傳論作勃貂章懷注勃貂卽寺人披本書宦者傳論注云史記以勃鞞爲履貂與此注合而今史記實不作履貂殆所見本異也今史記作

勃鞞又作履鞞宋庠國語補音勃鞞官名蓋勃鞞若周官鞞履氏之職勃貂履貂履鞞皆官號之異鞞卽草履貂是皮履勃說文訓排則取排比之義耳

得待罪輦轂下 漢書師古注云言侍從天子之車輿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六臣本無又字漢書亦無又字野戰作戰野

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又可見如此乎 漢書積日累勞作累日積勞如作於

嚮者僕常厠下大夫之列 漢書僕下有亦字

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 六臣本陪下有奉字綱維作維綱漢書同

注外廷卽今僕射外朝也 姜氏皋曰以唐制爲比故曰今周

禮朝士掌外朝之灋疏今司徒府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王伯厚漢制考云疏舉漢法以况義也注例本此

僕少負不羈之行 漢書行作才

使得奏薄技 又亡室家之業 漢書奏作奉亡作忘

注毛詩曰藹藹多士媚於天子 此節引詩卷阿語

俱居門下 翰注謂同為侍中官

素非能相善也 又接慙慙之餘懽 漢書無能字餘字

自守奇士 漢書無守字

隨而媒孽其短 五臣孽作葉翰注葉生也漢書李陵傳作葉

孟康曰媒酒醇也葉翅也謂釀成其罪也

仰億萬之師 漢書仰作卬

注說文曰挑相呼也 今說文手部挑撓也一曰擲也又言部

挑相呼誘也疑此注引言部文而有脫誤

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 五臣無半字向注可證漢書無有字

半字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

乃悉徵其左右賢王 漢書無其字

轉鬪千里 林先生曰漢書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里

至浚稽山與單于值且戰且引南行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

未至鞬法山所謂轉鬪千里也

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 又躬自流涕 六臣本陵上有李字

士下有卒字漢書亦有李字無自字

更張空拳 六臣本無更字漢書亦無更字拳作拳說詳下

注說文曰頰洗面也 今說文洙洒面也重文作頰而此引作

頰所據說文本異也說見前七發

注顏師古曰券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 胡公攷異曰正文作拳善注先如字解之復引顏說乃解為券字所以兼載異讀下李奇語即顏所引當作券不當作拳漢書注可證案宋楊伯崑臆乘亦以師古張空券之說為長然左氏桓六年傳注張自侈大也北史辛雄傳云軍威必張唐書劉仁軌傳戰勝之日開張形勢所用張字皆振奮之義要即振臂一呼之狀且李陵與蘇武書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首即徒手既是徒手相搏則拳不必作弩弓解考周官六弓六弩弓弩並用玉海載漢制弩則有弩將射則有樓煩將史記謂陵帥射士五千人漢書謂陵將荆楚勇士奇材劍客而彊弩都尉路博德羞為後距則五千人非弩將可知况是時死

傷畧盡所未死者豈皆習弩而有空券可張者乎竊謂國語已有拳勇股肱之語鹽鐵論亦云專諸空拳不免於為禽後漢書皇甫嵩傳雖兒童可使奮拳以致力北齊書神武帝紀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凡皆言拳非言券至隋書達奚長儒傳云戰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云云此雖後代事亦可證軍中未始無用拳者李前注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情狀正相同也

北嚮爭死敵者 漢書嚮作首無者字

見主上慘愴怛悼 漢書愴作悽

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六臣本校云人下善

無之字漢書古下無之字不下無能字

而報於漢 又亦足以暴於天下矣 又推言陵之功 又明主不曉

又家貧貨賂 漢書報下無於字無矣字之字曉上有深字貨作財

塞睚眦之辭 漢書師古注云睚眦舉目眦也猶言顧瞻之頃

也按此說恐非陳曰卽上文所謂媒孽其短史記范睢傳索

隱曰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是也塞者乃問執讒慝之意

注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 此與本書文賦注所

引相同而彼注拳拳下有服膺二字說見前

交游莫救 六臣本救下有視字

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漢書真作正乎作耶

而僕又佻之蠶室 漢書佻之作茸以學林云蘇林注曰茸次

也若人相佻次師古以蘇說爲非曰茸音人勇反推也推置

蠶室之中然文選作佻如淳亦訓佻爲次案爾雅佻貳也郭

注佻次爲副貳說文佻飲也佻次音義同然則從相次之說

爲長林先生曰王氏學林謂遷坐舉李陵而下蠶室罪與刑

頗不相及案衛宏漢官舊儀所云實武帝以其作景武二紀

多謗訕故加以私憤之刑

注蘇林曰景紀作密室廣大如蠶室 按後漢書光武紀注云

宮刑獄名刑者畏風須暖蓄火如蠶室因名

注以爲置蠶宮今承 陳校今承改令丞各本皆誤

重爲天下觀笑 林先生曰漢書上族陵家隴西士大夫以李

氏爲媿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五臣先下有人字向注可證漢

書有人字六臣本剖上有所字

倡優所畜 何以異 漢書所畜作畜之無以字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 六臣本世下有俗字與能作能與者
下有次比二字漢書但有比字王氏念孫曰比字後人所加
據師古注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
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
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
相比或五臣所見本已有比字乎

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漢書無也字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 六臣本漢書死字重或作有

其次誣體受辱 又其次剔毛髮 又斷肢體 六臣本誣作屈漢

書剔作髡肢作支六臣本亦作支姜氏皋曰漢文帝除肉刑

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當卽史公所本

不可不勉勵也 又猛虎在深山 又在檻穽之中 漢書無勉

字在作處及下有其字檻穽作穽檻

積威約之漸也 五臣威作畏翰注可證

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 漢書故下有

士字無兩可字六臣本有士字

視徒隸則正惕息 又及以至是 漢書正作心是作此孫氏志

祖曰正是心字之誤呂延濟正容強解也

拘於羑里 又具於五刑 又南面稱孤 漢書無兩於字羑作羑

西伯積善德 尤本善下有累字是也

陳兵出入人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 案漢書韓信傳有

變上無人字上聞患之作書聞上患之

繫獄抵罪 又囚於請室 漢書抵作具六臣本請作清

衣赭衣 五臣赭下無衣字銑注可證漢書亦無

灌夫受辱於居室 漢書無於字

注 會孺有服 又長史曰 何校孺上添仲字長上添名字

不能引决自裁 又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 漢

書裁並作財夫作且以作已遲作夷六臣本無自字

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 六臣本無於字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 又乃有所不得已也 又念父母 又早失

父母 六臣本無情字漢書無所字上父母二字作親戚下父

母二字作二親

僕雖怯懦欲苟活 又何至自沉溺縲繼之辱哉 漢書懦作奭

沈作湛縲作累六臣本繼作縲

注 敗敵所破虜 又羌人以婢為妻 又男而歸婢 又女而歸奴

胡公攷異曰破當作被羌當作善陳校歸婢改作媼婢歸奴
改作婦奴是也各本皆誤

况僕之不得已乎 又幽於糞土之中 又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

於後世也 漢書况下有若字幽作函無於字陋字後下無

世字六臣本函作函下亦無於字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 六臣本無名字摩作磨

唯侷儻非常之人稱焉 漢書侷作倨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 六臣本及漢書文王並作西伯

注 為楚懷王左司徒 陳校去司字蓋據今本史記

莫為王也 陳校為上添能字去王字亦據今本史記也胡

公考異曰或王當作之而各本皆譌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注 失明未詳 以國語為左邱明作實始

於此漢書藝文志因之司馬遷傳贊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書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後漢書班彪傳載彪語亦同惟左傳哀十三年疏引傳元語困學紀聞六引劉炫語始疑國語非邱明作按傳元劉炫之說今本傳子及規過皆未載近馬氏驥作左邱明小傳亦不詳失明之前明高啟大全集病目止酒詩有恐學左邱盲之句當亦本此無他證也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齊氏召南曰呂覽為不韋相秦曰著韓非書亦在游秦之前此處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而著書已傳當世下文為自已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左邱孫子也案史通云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故孫氏志祖

云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云

注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 胡公攷異曰覽下當有六論二字三當作二各本皆有脫誤姜氏皋曰高誘呂氏春秋序云乃集儒書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史記本傳則云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也司馬索隱亦云二十餘萬言惟云三十餘卷則與庾仲容子鈔直錄書錄解題所云三十六卷者其誤同也

注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梁氏玉繩曰太平御覽八百九卷引史記同而百九十一卷引史云呂不韋撰春秋成勝於秦市曰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豈別有所據乎 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又此人皆意有鬱結 漢書底作氏六臣本及漢書聖賢並作賢聖有下並有所字

乃如左邱無目又退而論書策六臣本乃作及漢書亦作及

邱下有明字無而字王氏念孫曰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

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

僕竊不遜張氏雲璈曰猶言不自謙遜也注引論語恐非

畧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六臣本無行字

漢書作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無綜其終始四字

上計軒轅至列傳七十漢書無此二十六字案傳因複自序

而刪之耳當各依本書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五臣人作地向注可證

會適此禍又已就極刑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漢書會

適作適會漢書及六臣本已就並作是以就以著並作已著

諸並作之

僕以口語五臣口作此翰注此語忠義之語論李陵功也姜

氏皋曰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

也是口語口字不當從五臣作此

遇此禍六臣本漢書遇下並有適字

重爲鄉黨所笑又復上父母邱墓乎漢書所下有戮字五臣

亦有戮字翰注戮辱也漢書及六臣本母下並有之字

出則不知其所往漢書其所作所如

甯得自引於深藏巖穴耶又故且從俗浮沉六臣本無於字

漢書於字在藏字下沉作湛

注吾聞之於政也何校政改故各本皆誤

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漢書私上有之字心作指無刺字六

臣本無與字蓋傳寫脫

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 漢書琢作瑑飾作解

適足取辱耳 又略陳固陋 六臣本漢書適並作祗略上並有

故字漢書無足字

報孫會宗書

法 漢書云楊惲 惲乃作此書報之 胡公攷異曰此一節注

當有誤如本傳惲自以兄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則云以才能

稱譽者決非善引漢書矣漢書云家居此云遂即歸家閑居

殊不成語必各本皆失其舊也

惲材朽行穢 六臣本作材行朽穢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金氏姓曰惲父做為丞相封安平

侯按本書報任少卿書云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

不深惟其終始 六臣本無不字

則若逆指而文過 漢書楊做傳無則字

默而自守 五臣自守作息乎翰注可證漢書同

總領從官 金氏姓曰栢梁詩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栢梁臺惲

前為光祿勳也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 尤本脫同心二字

注 不素食兮 姜氏舉曰詩伐檀一作素餐一作素飧班馬字

類云漢書高后紀賜餐錢奉邑師古曰餐飧同一字耳王莽

傳設飧粥師古曰古食字韓信傳令其裨將傳餐史記餐則

作飧然則餐食飧三字皆同惟釋文餐飧音義自別說文飧

舖也餐吞也段氏玉裁云飧與餐其音異其義異自鄭風釋

文音義誤認餐為飧字而集韻類篇竟謂餐飧一字矣

遂遭變故 漢書遂遭作遭遇

豈得全其首領 六臣本漢書並作豈意得全首領

竊自念過已大矣 六臣本漢書念上並有思字

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 六臣本為上有以字無也字

聖人弗禁 又送其終也 六臣本弗作不無也字

注風俗通禮傳曰 通下當有引字或曰字見風俗通祀典引

禮傳也

雅善鼓琴 六臣及漢書琴並作瑟是也

仰天撫缶而呼嗚嗚 漢書撫作拊嗚嗚作烏烏

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濟注暉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

日食之變人告暉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

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之

注而遇民亂也 陳校民政昏各本皆誤

暉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 六臣本祿作力無方

字按漢書初暉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

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暉暉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皆千

餘萬皆以分施所謂有餘祿也以輕財好義如彼而復逐什

一之利似前後之不侔然此但欲用庶人之事以距會宗也

觀下文可知

注為眾惡毀所舉 何校舉改歸陳同各本皆誤

卿大夫之意也 六臣本無卿字漢書無之字

凜然皆有節槩 六臣本凜作凜良注凜然高遠貌也漢書作

漂師古曰漂然高遠意音匹遙反此尤本改凜非

昆夷舊壤 六臣本漢書夷並作戎

注毛詩曰 陳校詩下添序字各本皆脫

論盛孝章書

注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 胡公考異

曰此書當在後下與彭寵書當在前今乃季漢之文越居建

武以上必非善舊甚明卷首子目亦然

注由是徵為都尉 何校為下添騎字各本皆脫

注人誰不安 胡公攷異曰不當作獲各本皆誤

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 六臣本無有字存作在

注樂爾妻孥 詩常棣禮中庸皆作帑帑妻子也左氏文六年

傳注帑子也襄十四年傳注湯誓孥戮史記殷本紀作帑僂

也惟釋文帑本又作孥

此子不得永年矣 六臣本得下有復字

而身不免於幽繫 又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 六臣本繫作

執吾上有是字

友道可宏矣 又或能譏評孝章 六臣本矣作也評作平

注此其所以伐殷王 陳校伐改代各本皆誤

注買死馬之首 戰國策燕策首作骨按此節尚多異文

正之術 六臣本重之字是也此但傳寫脫

注韓詩外傳曰蓋胥 至君不好也 今韓詩外傳六蓋作盍下

曰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

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

故樂毅自魏往 說苑君道篇作樂毅聞之從趙歸燕餘字句

亦較異大事記解題同燕策鶡冠子博選篇亦引作隗言

臨難而王不拯 五臣難作溺濟注可證毛本據之改溺非

注民悅而歸之 又而王征之 今孟子作民之悅之又作王往

而征之

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 六臣本無復字義下有也字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注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 惠氏棟曰世系云朱氏出自曹

姓周武王封于邾為楚所滅子孫去邑為朱氏出居沛國相

縣前漢大司馬長史翊生浮

注漁陽太守 何校守下添彭寵二字陳同各本皆脫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 六臣本順作慎

注既而太叔令西鄙 不義不昵 今左氏隱元年傳令作命

昵作暱

注陳遵劉竦 陳校劉改張各本皆誤

而為滅族之計乎 六臣本後漢書朱浮傳滅族並作族滅

任以威武 後漢書注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

注勝母未詳 後漢書注亦曰未詳

何以施眉目 六臣本後漢書並無以字

舉厝建功 五臣厝作措銑注可證後漢書亦作措

捐傳葉之慶祚 後漢書葉作世

若以子之功高 六臣本後漢書並無高字

注白頭豕未詳 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漢記即此書語

多歷年所 又自捐盛時 後漢書所作世捐作損

內聽嬌婦之失計 六臣本後漢書嬌並作驕是也

注或本云永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氏後漢書有此一句 何校

云改無陳同胡公攷異曰何陳所校並非一當作二各本皆

誤或本云永為羣后惡法者謂正文二句本或作如此一句

今後漢書有此二句者謂其與或本云者不合而與正文合也正文不云永為羣后惡法不得如何陳所改甚明

勿以前事自疑 後漢書疑作誤

顧老母少弟 六臣本後漢書少並作幼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注如陳琳所叙為也 何校如改知陳同各本皆誤

情多意奢 六臣本多作侈

辭多不可一一 六臣本一一作一二是也孫氏志祖曰長楊

賦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具詳印希範與陳伯之書非假僕一

二談也文法正同

注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姜氏臬曰嚴氏蔚春秋內傳古注

輯存隋書地理志河南郡陸渾有三塗山逸周書度邑解我

南望過于三塗左氏昭十七年傳晉將伐陸渾以有事於雒與三塗請於周服虔以太行轅轅崙當之於南望不合恐非

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 六臣本人作夫夫作人

注既皆輕細 六臣本既皆作尤為是也

注爾雅曰繒之細者 胡公攷異曰爾當作小此引廣服文

不義而疆古人常有 六臣本人作今此下有李注左氏傳叔

向謂趙孟曰不義而疆其弊必速十七字毛本脫

崇虎讒凶 六臣本虎作虐蓋避唐諱

注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案此書序之文尚書下當有序字陳校克改伐

有此武功 六臣本功下有焉字蓋涉下句而誤

焉有星流景集麟奪霆擊又若今者也 六臣本焉作未奪作奮也作焉胡公攷異曰奪但傳寫誤

雖有孫田墨釐注釐未詳 按釐當即孟子之滑釐墨子之禽

滑釐釐漢書儒林傳作釐而禽滑釐為墨子弟子於備城備

梯備水備穴等法能與墨子詳論之故與孫田並列

注東觀兵於孟津 六臣本孟作盟是也尤本不知史記作盟

而改為孟非

季梁猶在 六臣本梁作良案漢書古今人表作隨季良梁氏

玉繩曰梁良古通水經湏水注亦作季良也今戴氏震校正

水經注本仍作隨季梁大夫池梁氏所見當是別本

注而西河善謳 西河當作河西本書琴賦嘯賦注並引作河

西此誤倒宋書樂志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

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

注而齊女善歌 六臣本女作右案依吳趨行注當作后

遊睢渙者學藻績之采 余曰述異記沮渙二水波文皆若五

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沮通睢

仰司馬楊王遺風 六臣本王下有之字

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告子勝仁 困學紀聞八云勝蓋告子之

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注詣孫菘菘曰 二菘皆當作崧見三國志邴原傳注

夫綠驥垂耳於林垆 六臣本綠作駮林垆作垆牧案李注引

爾雅注垆字引周禮注牧字與良注垆牧野外無異今本割

注中周禮有牧田五字入下節遂不可通六臣本通為一節

固不誤也又按說文無駮字古書多用綠穆天子傳綠耳其

證也作綠不誤本書南都賦駮驥齊鑣恐彼有誤耳

及整蘭筋六臣本及下有其字

顧盼千里六臣本盼作眄胡公攷異曰作盼但傳寫誤

出前將蘇曰二蘇皆富平材良三國志兩關關也

名益昭益平視謂肯于想

肯于想艾然之志肯于想斗因學張問八云視蓋肯于之

何謂王武風六臣本王才肯之字人表作隨李風梁正

何何人後文章始一各難本且難報

遊期列首學藥辦之采余曰本異指民幾二水與文皆皆正

其而後文皆想六臣本及非才案如吳歐行主皆於可

之齊人歸歸飲高善善齊文台此亦對其維西之民皆保

